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四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 校訂

序

諸儒理學語要序

性者。生之理。知者。性之靈也。親知愛。兄知敬。入井怵惕。爾汝慚忿。以至親疎貴賤厚薄。知殺聲色臭味嗜欲。知節五常百行。千變萬化。皆吾心自然之明覺。而燦乎其有倫理。故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純粹至善。不學而能者也。動於欲而後有不善。則雖愛親敬兄之理。孩提所

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故君子有窮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孳孳於善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明辨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致精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為至然謂空為真諸相為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燦然倫理之知世儒以物理為功然謂物為外謂理在物毫分縷析而非吾性自然明覺之理故佛氏卒淪於

寂滅而儒者之論則未免博而寡要六經四子一以貫

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故君子有窮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孳孳於善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明辨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辨之事致精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為至然謂空為真諸相為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

者於始學為尤要歟。粵人適燕。導之者。即其發軔所在。而示以瞻極望斗北向之途。使之決意邁往千里必至。而中途之旁曲岐徑。五通九達之辨。與夫京都百官宗廟宏偉佳麗之觀。俟其自行自見。自疑自求。自至自得。有不必槩而語之者。所貴言約指近。而陟遐自邇。索之易獲。斯善導也。茲固采編摘取之意歟。然為卷如干。為語如干。亦既繁矣。蓋詩三百。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曲禮三千。蔽之以一言。曰毋不敬。某於是編。亦請誦瀛溪一語。曰無欲為要。嗟乎。同志之士。誠能寡欲。以至於無致吾心天理之知。以窮吾心良知之理。則是編也可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苟未志伊之志。學顏之學。而徒以講究研磨為益。則雖無欲一語。猶未免為泛遠而不得其要者矣。

送許廷陳歸省序

許子廷陳。蚤有志于道。經傳子史。必探其蘊。必鉤其玄。古今治忽興替之故。政教兵刑弛張損益之宜。必覈其實。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必窮其原。而究其用。異日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若契焉。若疑焉。曰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良知豈足以盡之。已而聞史某嘗學于陽明。則就而告所疑。史某曰。夫人能外良知而有知。有能

矣乎。雖然多知多能，非所以語良知。今夫目不眩於朱紫，曰明無不見矣；天下之色固有所不及見者，耳不爽於雅鄭，曰聰無不聞矣；天下之聲固有所不及聞者，良知不惑於是非公私，曰聖無不通矣；天下之故固有所不知不能者，堯舜不精曆象，稷不審八音，夔不明五種，孔子於禮不如老聃，於官不如郟子，射御軍旅詞命稼圃，不如當時之名能者，諸侯喪禮，孟子不如國之祝史，其所以大過於人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後世以必不可徧物之力窮，必不可徧窮之物皇皇然欲以大知先天下，其亦厚自蔽矣。許子曰：聖不遠觀，奚以制器；智不博綜

奚以應變。史某曰：聖希天，智希聖，天之生物，其聲色象貌皆有所取，諸而肖之，耶其無所取而肖之，則物遂易其常耶？故天道靜專，動直五氣布而萬物生，良知靜無動，有四端見而萬物成，道不遠人，心非外鑠，致知焉盡矣。此謂知本。許子曰：古訓之稽，前言往行之識也。其謂之何？史某曰：良知宇宙一者也，覺之所及，匪古匪今，心之所安，孰彼孰我，故古訓也，前言往行也，稽也，識也，莫非良知之用，一以貫之者也。夢說而審象，象象說也，得說忘象可矣。謂所夢所象與說三也，則人孰謂之知者乎？今天下之不二三說者寡矣，不爾則孰象以為說者

也。許子豁然釋。躍然喜。惓惓然相與切磋而不舍。居又之。許子歸省。告行於史某。因請書以為贈。曰：庶無忘其相契之初也。

贈麥元實序

某與麥子元實同舉進士。且十年。然未嘗一日款也。而其謀道之志。不謀而同。歲壬辰春二月。元實被簡命督貴州學政。某承乏南司業。兩人者。聯舟而南。而後得朝夕見也。相與論教。某曰：其學不厭乎論學。曰：其教不倦乎論教學之要。曰：其致其良知已乎。夫學。學為仁也。二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於人之善也。開導誘掖。

惟恐其或失之也。人之不善也。誨諭勸率。惟恐其弗遷於善也。故學不厭而教行矣。夫人之善而教之。弗失人之不善而教之。遷於善。乃所以盡其立人達人之心。是謂求仁之學。故教不倦而學恒矣。夫學非強習。教非外設也。良知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見善之在人。猶飽煖安逸之在吾身也。不善之在人。猶疾痛癢癢之在吾身也。蓋其明覺之自然。有不待學而能慮而知者。學不厭者。盡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教不倦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體用一原。教學無二。無非致其明覺之自然。而不蔽於有我之私已耳。故曰：默而識之。識知也。良

知不假言說而自得之也。夫自得其良知而教學備矣。元實曰：夫三言者，孔子以為何有於我，而學者顧易言之乎？夫道即之至近而充之不可窮，故愚夫愚婦之可。能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固夫婦之可以與能者也。故良知通聖愚而一體，致知合安勉而同功，夫是之謂一貫之道。元實曰：吾子之言，豈獨裨益孤蒙，將惠貽荒服亦吾子之澤流矣。

呂巖野別言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問，辨而罔給。

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固易歟？夫善政惟德，孰德之弗脩而政有成？雖然，其敢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減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之子，西鄰之子，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心也。毋無所用其誠，固人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

鼻手足筋骸種種異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
得者君子患愛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為身者
也故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將天
下之情取之吾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
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
生之策也聖人固大之譬之摩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
故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銜竒侈譽夫速化之
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人
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雞豚之食
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既而嘉卉在

庭琴瑟在几良馬在厩鄰里華之而其子凍餒以斃今
天下華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之說岩野曰
休哉吾乃益信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其忠信于時吾
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之巖野名調羹字
夢卿盖有志於傳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說之學不敢
陳也

贈鄭室甫序

致知之學不明學者舍其良知求道於外外襲愈精去
道愈遠夫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為道執柯伐柯者彼
此之間耳猶以為遠况彼柯之長短未必足法者乎於

戲蔽也久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非由外鑠，故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道豈遠乎哉？雖然，以言餽人，猶為未克其類。矧曰：尚同以為中，潔身以為正，崇勝以為強，逸億以為明，刻責以為公，徼以為知，訐以為直，習俗潛移，人心密陷，良知之致，豈鹵莽滅裂所能也？切磋琢磨，日精日一，湏臾不可離，而終身不能盡，故曰：任重而道遠，其也有志於道，無助為懼，乃得吾幼淳室甫諸君子者，日翼之進，誠相與講習而未能，而室甫又請告以去，吾何賴哉？夫至道難聞，而舊習易牾，獨知難慎，而半途易畫，故室甫之別不容無言，然道一而已，亦不容外良知而有言也。

繆子入覲贈言

政與學有二乎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政也者，致其知於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事也。今分地建官，或百數十里，以為縣，而名其令長曰知縣，若曰縣之事無巨細遠邇，令無不知之，而後足以長乎縣之人，夫以百數十里，合遠邇總巨細，皆令所職，令居乎其位，固不容不知乎其事，而良知明覺密察

周徧庶務如目周視如耳周聽皆其體之固然非有待於外者雖衆人亦無以異於聖人然必兢兢業業慎獨而不欺故事無不懽其知知無不盡其用然後為能通乎遠邇巨細而知之者故致知者天德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道術不明為吏者徇功利之習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為無益於政為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感謂良知不足以盡學東洲繆子時化之遊南雍也予與言良知之學繆子不以為未足舉進士來知予泰和予與言致知之政繆子不以為闊遠而非益夫繆子豈好予而遂信其言乎抑自信其良知而無所疑於學也夫道必徵之不爽然後行之益力試與繆子徵之繆子令吾邑垂二年凡先之而民樂趨被之而民懽戴為德者非心所自懽者乎自不能懽顧能欺民而強之懽樂者窻矣是故可以知政今從諸司長貳朝正京師以治民者告之君無所愧於詞以告君者聞之友無所怍於色非心所不欺者乎自不能無欺顧能內懽而無愧怍者窻矣是故可以知學知愧知懽根心而生克周不窮是故可以知知謂良知不足以盡學謂學無益於政者自繆子觀之信以為何如也

贈鄒東廓召宮洗序

是歲春二月 上行幸承天 冊立皇太子監國 詔
 慎選宮僚於是東廓先生自南考功 召為大子洗馬
 將行門人程原靜輩進曰言贈古也而二三子未知所
 言願敬從先生悉聞其說予於東廓有回由贈處之義
 茲之別固將乞言可無先乎而况二三子之請也夫宗
 社生靈所係夫人知之故曰養太子不可不豫然而未
 易言也入蘭室者與香化傳齊語者引而置諸莊嶽非
 貴乎薰習之多且久歟宮中府中內外相隔進講有時
 情曲不浹頑鄙雜侍奇衰靡禁若之何其能薰薰不可
 得則將晏然而已乎或曰君子者固求諸已古之至人

目擊而道存不言而飲人以和物被若風是故以身薰
 身以人薰人邇相薰浸而遠醜夷相薰浸及其上王豹
 善謳變河西綿駒善歌變高唐藝猶若是而况至德者
 乎夫莊嶽者一齊之倡也東廓之所以自致其亦可知
 也已矣抑予乃有大患學之為自致以致德也孩稚之
 年於愛愛致於敬敬致其諸應感情生靡所不致而今
 也真純不逮其初嘗試思之曰志弗勤歟然而罔敢弛
 矣思弗精歟然而罔敢疎矣知弗辨歟然而罔敢淆矣
 行弗力歟然而罔敢畫矣則何為其然耶功利之習淪
 浹肌骨其穢濁滑亂微密沉隱神汨氣移匪直意念知

識顯顯庇庀已也。虞廷養胄子之德教以詩樂其用。蕩
滌邪穢斟酌飽滿其究也。精神血脉流通動盪然後為
至。故學貴深造道在自得而嘗惡夫似之中酒者之期。
醒也。意識不迷視聽罔眩則足以自信自安矣。而榮衛
經絡餘醒浸漬卒用重困似之不可不察也。如此辨志
之真志乃可寧。知智之似智乃不賊。志寧智明無思思
精神應仁行至德真純予病茲久矣。固欲庶幾焉而未
知所進。二三子其以前所陳者為予致贈以予後所患
者請之東廓其亦何以處我。而胄子之教亦在其中。又
予所以贈東廓之大者也。

送劉晴川北上序

陽明先生倡學度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日受業焉。當是
時。默坐澄心。遊行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
咸備。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作人者。
歟。去今餘二十年。山頽梁壞。朋侶離索。晴川子既卓然
有立矣。而其猶故吾也。自孔孟闡致知之教。濂洛諸儒
行之。周子主靜立極。程子窻欲養知。途逕洞達。旋復榛
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藿。固將與天下後世共由斯
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物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
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

之民疑于夏於夫子其之罪固無所追矣。晴川子亦有
槩於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於畫。人雖至愚。豈其曰畫
以為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翳晦
蝕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稍除。光彩漸發。其與瑩徹
者猶遠。然且以為明矣。中酒者委地眩瞶。亟沃面濡首。
吸清泠之漿。酒力既微。動作復故。餘醒泱肌淪髓。然且
以為醒矣。凡情世累之昏酣。人心也不滅。不滅不足以
致道。然用力之既有足。以自信自安。而浸淫以入於惰。
亦何以異此。乃從為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忘。滅情
忘世。斯墮於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非存

之也。不可忘者。惻隱根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滅。
以至於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於無所
忘。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
翳之照。為鏡貞明。而餘酣薰泆。為血氣之常耶。將禪寂
之為避。而遺餘染習。亦歸於畫而已矣。此其深痼之病。
診候既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

贈葛子序

初葛子子才。往令儀封。過予言別。問所以為政。予曰。政
不可以徒成也。其學哉。夫道體事而無不在。君子敬事
而無不學。是故政貴威。威生於廉。學廉而民罔不畏矣。

貴惠惠生於恕。學恕而民罔不懷矣。貴達達生於斷。學斷而上下罔不任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雖然，學則博矣，廣矣，頤聞所以守約。予曰：學不可以徒約也。其致知哉！夫事能慊其獨知，而各極其至之謂道。事不欺其獨知，而必至於極之謂學。是故知外慕之欲而窒之，斯良知清淨淡泊，無或汨焉。斯廉矣。知作惡之過而節之，斯良知寬裕溫柔，無或賊焉。斯恕矣。知利害毀譽不足動而立命以俟之，斯良知發強剛毅，無或撓焉。斯斷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惟先生時其可語而時教之，無我遐棄也。既而數月，則聞儀封有

牧馬之議，有治河之議，有賦稅徭役、荒政軍政、教化禮制、讀法鄉約諸議。上官咸韙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卓識如儀封者何鮮也！咸報以溫詞而責其實效。又數月，則聞儀封馬政有條，河功有成。太僕丞若河道御史中丞咸嘉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言不踰行，事不違言，如儀封者何鮮也！咸獎以羊酒綵幣，令校官弟子導送用樂。於是撫按藩臬亦知葛令不徒侈於其言，而占其能慎終如始。儀封士民亦皆懽然，謂葛侯能父母我百十年所未見。恨其來暮而懼其遷擢之速。或告予曰：葛子乃使人畏且懷而任之若此也哉！他日葛子以書

諸子曰。其敬奉教言。幸不獲戾。大懼聲聞之過情也。而
 嗣音久不聞。其無乃以為不率而遽棄之。嗟。葛子誠所
 謂志士。非耶。雖然。子無求言於人。求行之於身而已矣。
 無憂名。淨求實之可繼而已矣。今夫有告我以善。非必
 吾師也。朝聞而朝遷之。有告我以過。非必吾友也。夕聞
 而夕改之。斯諛佞不至。而規箴日來。茲其於言也。不徒
 以辭求之。於身求之也。已有稱我者曰。非義。雖千駟弗
 視。非道。雖一介弗取。則曰。伊尹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
 不如伊尹者。成其如伊尹者。有稱我者曰。民飢。猶已飢
 之。民溺。猶已溺之。則曰。禹稷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
 如禹稷者。成其如禹稷者。故志以名厲。行以志篤。茲其
 於名也。無徃非實也。已。邑庠王生。在子同年中。川司馬
 之子也。述士民之情。謁子文以賀。葛子則書其所欲語
 者。復之。蓋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人未有
 不忠而能無倦者。曩子告子曰。慎其獨知而不欺。忠之
 道也。子無棄斯語也。則知子未嘗敢棄子也。

贈青厓督學序

聖人之學。不喪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性也。性不可湏
 臾離。可離非性。而奚喪乎。目之喪明也。膜翳之刮之淨。
 而明復矣。翳有生滅。明非得喪。良知亦若此耳。然翳之

與明猶二也。而刮膜者有待於外，心無二者也。虛靈變化一以貫之，故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流動而不可息，惟慎弗慎異焉耳。弗慎而有所著，斯或過或不及，而姑息隱忍卑諂畏忌忿戾猜疑泰和雜出矣。覺而慎之，動而無著，斯精純而不雜，猶水之流也。汨之而渾，澄之而清，此豈有二，而有待於外乎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良知虛靈感動而萬變出，故萬物皆備於我，物非外也。是非善惡自然之明，昭不可欺，故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則非外也。審是而行，慮善以動，似是必辨，而不善必改，順民彛循物則以極其虛靈之變，而自慊乎其獨知，格致非

外也。明明德於天下者，致良知虛靈之用於天下，而萬物各得其理，有外也歟哉？世之學者，顧疑良知為不足而求之外，有知其無外而不假他求者，又或未有必為聖人之志，以必明明德於天下為心，故未嘗實致其知於感應酬酢之間，以改惡而從善，審非而從是，踐履未至，論說已詳，故不能深造自得而疑也。滋甚，傳稱君子約言，約言者，檢約其言，先行而後從之，求諸己者也。夫誠有必為聖人之志，而後能反求諸己，孳孳反求而後能不自欺，不欺而後能知周萬物，行著習察以不喪其本心，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可不慎歟？青厓胡子

仲望督學江西。夫學之不明。督之者。或非其道爾。胡子蓋有道矣。胡子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也。而行稱其志。文稱其行。其督人于學。將必有出於法制禁令之外者。夫帥之以希聖之志。道之以反已之行。開之以先行之言。守之以訥。出之以時。敷之以寬裕。成之以忠信。而勸相以拔擢黜辱之法。吾知士之必有造矣。胡子行哉。暮月三年之間。士之篤志慎行者。比肩于鄉。接踵于朝。人皆稱之曰。此胡先生弟子也。將四方聞風者興。而善人不愈多乎。

送王新甫督學序

王子新甫督學廣西。士大夫喜新甫得英才而教育之。且為南野子喜曰。子嘗患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新甫學於子。今以其學及遐方矣。新甫顧悵焉。憂師友日遠。猶懼未知所教也。南野子曰。官以督學名。故知學。斯知所以教。心為嚴師。焉往而不得師。是故可以為師矣。夫學所以致道。道非外也。心無私累。而明達無碍。變化無方。是謂道心。道心惟微。不動於欲之謂也。欲動斯危。人自危耳。故曰。人心惟危。夫危微之幾。猶水湧為波。波澄為水。動不動之間耳。新甫既知精一其心。可與共學。而適道。勉勉不已。其進於立與權也。孰禦其立。人達人亦

取諸已而已矣。人之言曰：立未易言，權尤未易言。然非立與權之未易也。欲未易忘耳。欲之大端曰名曰利。其變無窮。細入於杪。忽人莫不知其為心之病。而未有不為其所病者。試語人曰：利足好乎？必奮然以為不足好矣。名可好乎？必確然以為不可好矣。則其心之明然也。苟反而自察其微。果能以名與利為不足好。而確然弗之好乎？或弗能矣。豈惟弗能。蓋有陰蔽默奪。弗自知其弗能。而顧以為未嘗有好焉者矣。夫自知自欺。相出入者也。然則士志於道者。雖未必恣意為偽。然志或未切。察或未精。潛流密陷。或入於自欺。而罔覺。固亦有未免。

焉者歟。孔子稱見過而內自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自欺者也。故曰：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既復且恒。而後能巽以行權。蓋得其精純之心。而盡其通變之用。非自外也。此義不明。求道於迹者。或迂而不達。故建功廣業之士。以道為不足學。始用其智慧。園轉給捷。以為非此不足以達權而濟事。不知其心非道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權。求權於術者。既譎而不正。故奉法循理之士。以權為不可學。始執其意見。方格重滯。以為非此不足以立德而通變。不知其道非心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立。故精一之學。由之大敵。新甫勉哉。由前

之欺必也。深察其微，由後之故，必也。深究其端，則學與教兩得焉矣。凡今為新甫喜者，若曰：精一之學，行於遐方。斯師道立而善人多，誠若是，則豈但足為新甫喜焉而已哉。

李子督學序

學校所以明倫，故建師設教，必申之孝弟之義。蓋愛親敬兄，孩提所不慮而知者；溫之斯日新，敦之斯日厚，愛敬四達，故孩提之知致而明德光天之下，仁至義盡，人倫各詣其極，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茲政治之本，教學之實也。六經四子為說

雖不一，然精一於心，以達天德而脩人紀，其實則不容有二。學經者居其實而樂玩其說，上也；循其說以深造其實，次也；其流為訓詁詞章，實未至而說已詳，甚者徒以其實為說，或并失其實，斯為下矣。國家建學以經術造士，督以憲臣，因課第其文，而升之以布諸位，蓋其養之也。將使篤其實以暢於文，而取之也。將因其文以考其經之能通，而信其實之能脩，非徒以訓詁詞章為也。降本流末，浸淫趨下，然學之堂曰明倫，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類，猶不失乎古士出而材諸位者。其為用必綱常倫理道德仁義之實，而詞章訓詁無所用。

之。顧其所自養。或日非而督之者。又揚其波而助之。瀾則大悖矣。李子汝承。以按察僉事督學山東。山東孔孟之鄉也。六經四子。蓋自此而播之四方。當孔孟時。聖王不作。道術分裂。以區區布衣。尋先聖墜緒。設空言以誘來學。猶能使弟子遠至。通六藝而肖其德者。日衆。功加當年。而澤流後代。則身作之教。然也。今天子統一。聖真師無異術。憲臣奉 璽書。秉政權。簡循進良。黜其不率。以恢張孔孟未墜之教。而幸惠其鄉之士。謂宜力半功倍。顧所以身之者何如耳。李子以文學魁關中。舉進士上第。其所操端嚴而恭靖。其為主客郎。察友稱其能

讓。交游稱其能信。所賓接夷蠻戎貉。朝貢之使。畏且懷之。其能立愛立敬。篤六經四子之實。以施於政。而非徒善於其說。以美其文詞而已者耶。蓋孔子之學經也。曰學詩可以興。學禮可以立。學易可以無大過。今鄉之後進。必有能履其實。而知所養者。李子為之師。而督之。率之。自身而動之。以風其能。以山東為古。鄒魯無異矣。古者邦教典于司徒。道德弗一。而彛倫弗明。風俗弗美。而善人弗多。則司徒為曠官。乃今掌之禮部。而予忝從鍾石公。以率屬為職。故於李子之行。有厚望焉。予部諸賢。義重官聯。將公之命。曰宜有贈也。嗟夫。督學之職重矣。

世所稱善於其職者曰明日公。曰寬嚴當可。故文優者拔而業墮者警。果若是不亦善乎。然吾黨所以厚望李子者如是而已乎。抑予豈徒厚望於李子而已乎。

贈龍湖張公序

頃龍湖張公語予大學之道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明德明於天下矣。予悚然起敬。揖公而復之曰。大哉言。公永念於茲。黎民尚亦有利哉。公還以相勉。且自謂學而未能。相與喟然嘆者三焉。聖人遠而道術裂。學者競務於知慮聞識。自謂不窮之用。孰有專精凝神於心術之運。以謹其好惡之萌。而默識其倏微忽危。間不容髮

之幾者。大道湮晦。故善治不興。公之及此言也。於斯道也深乎。公明達剛毅。該洽今古。凡天地人物之故。群分類聚之情。富教綏動之方。安攘威懷之畧。食貨兵刑之制。禮樂文章之數。無所不窺聽。其指授汪洋浩博。根據條析鑿乎可見之行事。以底成績。故一時稱抱負經濟者。徃徃歸公。異時問罪安南。公以翰林學士輔行。既晉陟少宰。還縮院章。而士望益隆。每省卿虛位。推擇其人。以詔簡擢。謂必弘才博識。昌乎其氣。非徒持文墨議論者。蓋未始不心儀公也。然予以謂公固將進而論道弘化者。此豈足以盡之。譬之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射御

者之事。而虞人或兼能焉。於虞人非必為有無也。苟田者以是名虞。而虞者亦以是自能。則將失其所以為虞。且胥而入于林中。然則世所稱公。以謂足以踰人者。殆其緒餘土苴。乃疇昔語予。深造自得。人或未之知也。公顧歛然自視。猶曰。予未之有能焉。嗟乎。學而不及。望之未見。其斯以為能之者乎。人之言曰。天下之患。莫大於民貧。而無以為生。故治道莫先於富民。民富斯樂生。而興善。圖永安。而厭始禍。故可與親上。敵愾而不可與為亂。言則似矣。而未探其本也。夫志定于上。斯風行于下。不疚其心。斯無害於政。故好惡於人大矣。率性而無作。

故循物而有恒。無作之政。簡以肅。故民有餘力。而無志。相勸於勤。生節用之業。有恒之令。舒以真。故士志畏忌。而樂展布。恣行其奉法循理之志。如是而民富。可幾矣。斯道也。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如公殆將身親見之。而予得席餘庇。學稼圃。以養樗櫟之不材。豈非幸歟。於是公簡擢南冢宰。天子蓋漸崇其階。將進而置諸左右。翰林自元宰。嚴公而下。咸有贈章。屬予為序。夫先公而達者。湏之翼。後公而進者。湏之倡。而予則恃以苟得其欲。而湏之庇者。湏公彌衆。故望公逾厚。然予未能他有以益也。即疇昔語予者。則既備矣。進而論道弘化。以答

群情之望。其大者固無以易此。

使汴贈言

行人徐子克敬奉使汴藩。將行。謁南野子而請曰。承嗣旦暮侍師。聞良知之教。心戚戚若有萌焉。茲使事南行。便歸於蜀。期而後返於京。去師遠且久。誠懼夫暴之時少而寒之日多。暢達無幾而摧萎可待也。南野子曰。子奚懼為。夫暴與寒莫不在子。子無自寒焉已矣。而又何求焉。夫子之良知。果待師友而後有耶。果有。湏臾之離。頃刻之息。微師友則莫能續之。而使之不舍晝夜耶。抑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造次顛沛終食之頃。本不可離而

無待於外也。子慎其良知而不欺。則視聽言動。知也。喜怒哀樂。知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知也。知善知遷。知過知改。無湏臾不慊於其心。而其為暴也有恒。雖有寒焉者。寬矣。子欺其良知而不慎。則視聽言動。欺也。喜怒哀樂。欺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欺也。善欺而不遷。不善欺而不改。無湏臾不慊於其心。而其為寒不可極。雖有暴焉者。寡矣。良知非他人所能與。而豈師友能為子慎而慊之哉。昔者堯舜身作君師。朝夕與其子居。而未能以朱均賢。孟子去孔子百餘歲。私淑諸人。而親炙者。或未之及也。故師不在近。亦不在遠。在學者自得而已矣。子自

京而汴而蜀而返於京。凡所事所與所使無慮數千百人。其善不善無慮數千百狀。苟見人之善因以知己之善而知遷焉。見人之不善因以知己之不善而知改焉。是子一行而得數千百師也。縱吾與子接膝而居。携手而語亦無以踰此矣。吾聞天道布氣。期而寒暑溫涼成焉。地道產物。期而枝葉花實成焉。人道媾精。期而男女形氣成焉。子行矣。繼今以自汴自蜀來者。吾願聞子之得師期而見吾且適觀厥成。將具體而微不異矣。

別楊季卿序

脩德以志為本。而持志莫如謙。謙之於人大矣。然豈易

言哉。夫與人相偃。倮齧折為禮。側足隨行。縮縮不敢前。怡色柔聲。語若不出口。即有辨詰。逡巡而不敢質。蓋亦是矣。然而其文焉耳。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實也。然學者未得其本心。亦未足以盡謙。夫曾子為其友言之也。士之自脩者若曰。吾將以能問於不能。則既自以為能。自居其有矣。如是而惘惘款款。若無若虛。無乃為偽乎。蓋君子之志於道也。接人應物。無不自盡其心。故常慎其獨知而不敢欺也。夫心。夫婦之愚。可以自盡。而及其至聖人有所不能。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則自知其所不盡。而常求所以自

盡故自視不足而取人無厭。由他人觀之，則以為已能而好問。已有而若無焉耳。故自視不足，取人無厭，自謙之實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自謙之本也。其志自不能已，而其德日進無疆矣。昔者舜大聖人，至孝也。子職無不共矣，而猶自以為未也。故能負罪引慝，夔夔祗載，以見於瞽瞍。雖象之傲，苟以愛兄之道來，輒誠信而喜。喜象之可以誠動，而反已未足以動之也。故德必如舜，而後為能謙。然禹猶戒之曰：無若卅朱傲。嗟乎！豈易言哉！人情各有所蔽，而其大者莫如勝心。之為累，勝心忘則雖一善可稱，一言之幾乎道，皆足以為我師。樂取諸人

而常以人不吾與為憂，勝心生則忌賢棄，不足而常以獨居寘與為快。故凡自用而不能群，大率勝心持之爾。非將日長德，惡乎其能進。謙也者，勝心之藥。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揚子季卿將使江南，便道還蜀，謁予言別。因以平日所告共學諸友者為贈。且因季卿以告其從父明之。明之亦嘗問予學者也。授桃報李，其將有以復我

壽州學藏書記

書之所載，人心醇疵，貞僻之迹，具焉。貞僻作於心，動於言行而載之書，讀之者感乎其心，隨所薰而化矣。故善學者博觀而慎取，精研而自得。雖然，未易言也。洙泗群

賢親承夫子而炙之。然惟顏氏終日不違。曾氏唯一貫之旨。自餘諸子或疑而未達。或不悅於其所為。至以為迂。及其涵養深厚。而後各有所聞。况未見聖而得之書。其果真知默契者乎。楊氏墨氏子莫許行。固學於神農堯舜之言。而自許以為不畔者。其意見所及。未嘗不傳於大訓。其於所謂自得者何如也。夫人之心。未至於化。其聰明各有所蔽。其蔽有淺深。其用力於祛蔽。有精粗。其聞見同。其契悟異矣。傳曰。視思明。聽思聰。聰明者。人心之靈也。惟精惟一。不以私意自蔽。而凡耳目覩記。方策紀載。醇疵貞僻。莫不有決擇取舍。浸灌磨礱之益。故

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嗚呼。非剛健。薦實光輝者。其孰能與於此。國家以經術造士。使各致其聰明。以利於用。學而不知所自致。知而不能精求於書者。悖而得之者。淺士之咎也。知致其精。而所謂經史百家。所以為浸灌磨礱之具。有所未備。造士者之事也。壽州學舊有尊經閣。閣頒降經籍。而諸史缺焉。御史李君仲謙。按壽。以為是諸士畜德之資也。發贖金。令募之。南雍州守王君某。雅意興學。曰。是不可後。使魏生圻董其成事。謁予。請記。未成。而王君遷去。李君得代代者。御史何君道克始成之。時督學御史聞人君邦正。方汲汲以興賢育

才為己責。諸君子皆予友也。皆薦志古學而以訓迪諸士。凡聰明之通蔽。致精之功。畜德之道。蓋嘗為諸士言之矣。諸士其慎思之。其無求之悖。得之淺也。庶不負藏書之意矣乎。

大酉洞書院記

大酉山華妙洞。在辰陽西北。道書所謂二十六洞天者。相傳洞中石室。穆天子藏書處。山巔水壑。張果煉丹池也。今居民斲地。徃徃得丹砂滿缶。而書不可見。或云徃有樵夫取書出洞口。見風輒應手成灰矣。莊子讓玉篇。舜讓天下於善卷。卷辭曰。吾冬皮夏葛。春種秋歛。出作

入息。逍遙天地之中。心志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逃之枉山。枉山即茲山也。莊子蓋寓言以明其志。非必實事。然可見茲山為至人高士慕寂凝神者之所羈棲。其來遠矣。予友山西僉憲王君晉叔。辰陽人也。未仕時。構書院茲山。與遠近來學。講業其中。其堂曰讓玉。曰道。遙。本莊子善卷事而名之。君為孔氏學者也。孔老不相為用。學孔氏則斥老莊。君顧取其說而題之堂。豈非以其解內膠。釋外累。絕欲無營。泊然而徃。以全其性命之真。聖人所不能違耶。故老莊不可以名斥。而宗孔氏者。不可不既其實。傳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志也者。學之

實也。孔子之言志曰：志仁則無惡，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則未足與議。夫耻非必深懷慚憤，若無所容，蓋緼袍狐貉並立，而美惡之念，或未能忘耳。其於道心，若杯酒而投涓滴之鴆，全體皆毒矣。志可不慎歟！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為天子，有天下而不與廓然兩忘，而無所累乎其中。道心精一如此，學之為志，求如舜而已矣。苟以有累之心，而自附於孔氏，吾恐其名則似，而其實不為老莊之所誦者幾希。故予嘗謂士不求其志，云爾。苟求其志，則不暇嘗老莊，而且自嘗不暇，病其志世絕物之偏，而且自反其役役於物，未能遯世無悶，以為心病，將苦口於對證之藥，而豈以知見意說，彌緣文飾，自詭於中道哉！予無似，恒懼夫志未精專，僕僕焉繫世累，以決真性，思所以自立而未之有得，因君屬記，而推其所求乎志者，以質焉。且使登斯堂者，知君不以名斥老莊，所以既孔氏之實也。

陽明書院記

九華山東去池陽且百里，殿青陽南境，巖嶂廻複，奇秀盤鬱，稱江南名勝。先師陽明王公，每躡屐茲山，幽探遐覽，動彌旬月，欲結精舍化城寺西偏，與諸生講業其中。前御史柯君喬始從鄉賦，告諸縣令祝君，即其處成講

堂三間。堂後闢荆榛。夾阜為原。構亭曰仰止。公薨。巡按御史虞君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君詮。奉木主於亭。痺隘弗稱。虔恭弗展。乃檄同知池州府任君柱。改作為祠。其間架視講堂。而閤麗有加。廡序門垣。罔不完美。唐陳皆祀罔不廉飭。贍祭有田。奠獻有儀。以為公所卜地。神或眷茲。且使受學於公。若感而興者。藏焉脩焉。庶幾嚴奉遺矩。罔有失墜。甚盛厚也。公倡道南服。本良知為教。所謂是非之心。不由外鑠者。蓋自善繼而成性。誠立而神發。知也者。神之所為。性命之靈。德行之則也。雖滯邪無忌之尤者。其掩惡飾善。若或見其肺肝。而無所容。神

明內融。潛伏孔昭。若此精一執中。造端於茲矣。而五性感動。牯之反復。迷本喪真。淪胥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者也。在昔孔門傳心之要。必慎其獨。迨夫孟子示乍見之怵惕。嘖蹴之慚忿。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達之足以保四海。亡之不遠於禽獸。周子稱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程子論明覺自然。大公順應。其揆一也。公之教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質往聖。俟來學。然予猶懼其闇鬱。弗章而無以消天下之疑沮者。夫良農之子。鹵莽滅裂。田卒汙萊。而父受其訾。大賈有寶。貧傭積而沽諸市。則日號而不售。凡吾黨道揚師訓。罔有深造自得之實。

則有以異於是者乎。故講學以崇德。或謂立異尊師以廣教。或謂樹私。孔孟周程相傳之學。因拒而弗信。無怪也。故某以為脩公堂宇。貴脩其道。依公宮墻。貴依其教。聞之以言。貴先之以身。慎自欺。自慊之。幾默而成之。邈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後德孚于人。而師訓益尊。瞻堂起敬。聞風知慕。學者益篤。興者益衆。豈曰小補之哉。嗟乎。由前之說。誠可懼。由後之說。吾黨其可為也。講堂成於嘉靖戊子秋。改亭為祠。成於甲午夏。先後相協者。池州守侯君緘。陸君岡。通守徐君子宜。聞人君柯君。任君。皆公門人。明年乙未冬十月。門人南京尚寶司卿泰和歐

陽某記。祭田祭器。識諸碑陰。

維揚書院記

嘉靖乙未夏。御史芝南徐子理。齎兩淮。成維揚書院。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誨之。瞻之廩。既置田畝。以為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於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維揚。徐子賓諸資賢堂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殆聽之。庶幾信宿。微惠一言。以迪茲多士。子惟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為教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為業。旁羅深挾。曉暢義趣。其發為文章。彪炳淵博。不

詭於經世。所謂精於其業者如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
末。槁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未論矣。沿習之久。以為道
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人者。通其變。異其名物。新其
觀聽。以竦其志意。辨惑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今夫
人心天性之良。譬諸嘉穀。其仁義忠信。達於百為。猶苗
之秀。秀之實。師友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溉之者。故
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嘉穀不播。惡草芽蘖。則糞
多力勤者。豈惟無益。毒之滋也。文詞心之精華。惟有德
者能篤其實。而美於文。其次思之所至。辭亦至焉。其下
有其辭而行違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躬之不逮。君

子耻之。嗟乎。善利誠偽之幾。學者察而決之。無蔽於所
惑。以戕其天性。徐子為不徒勤矣乎。維揚書院自前侍
御覺軒雷子廢東嶽觀。因之草略未備。繼漸荒頽。巽峰
陳子稍稍加葺。徐子始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以四
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構兩堂。東曰資賢。賓至館之。左
右翼室。燕寢在北。西曰志道。學舍旁列。講業者廬焉。各
有門塗。會歸於一。重垣周繚。綽楔外標。規制完美。教學
始待而興矣。徐子病夫。不能蕪叔。並廩。恒以為歎。雖然。
樹之風聲。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旌伐鼓。選鋒先登。而三
軍之氣自倍。豈必人賈之勇哉。是舉也。協相經始。則揚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四
州府通判譚君某推官徐君某其程功慮材贊督厥成
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君延實終始之徐子名九臯字遠
卿浙江餘姚人

樂昌縣學記

性者心之生理也。其虛靈明覺。酬酢變化。而愛敬隆殺
之等。是非好惡取舍之分。有條而不紊。所謂良知也。孩
提之童。未嘗學問思慮。而親親長長。有觸斯動。若宿火
之必燃。小人習為放僻。欺已罔人。然徃徃慚沮內作。若
人之見其肺肝然者。良知誠不可掩。明不可息。如此學
之為盡性也。致其知焉已矣。上焉者。孩提不失其養。無

所誘於外。以動其欲。圓神方知。蔽徃知來。而不窮。是謂
生知之學。其次有所染汚。而洗濯澡雪。無為其所不為。
無欲其所不欲。習迷未遠。而清明靈瑩。完復其初。是謂
學知之學。又其次則窒深蔽重。困心衡慮。百倍其功。窒
通而復虛。蔽徹而復靈。是謂困知之學。其用力有難易。
而其知不二。其致之之道同。其於盡性一也。先王立教。
群士於庠序學校。和之以歌咏。舞蹈弦誦之節。肅之以
升降俯仰揖讓進退之儀。觀之以憲老鄉射飲賓獻馘。
獻囚之禮。習之以干戈羽籥琴瑟弧矢俎豆之器。游之
以文字訓詁筭數詞章之藝。迪之以師輔之以友。漸磨

之以古訓皆所以發其志意暢其精神開其邪僻蕩其穢濁其要不失其良知而已及其至也自親長之愛敬而功加百姓恩及殊類無不洽比自身之是非取舍而人倫物態天地鬼神之情古今往來之變無不明察是謂德立道達教學之成也今學校之教雖不盡古若然隆師親友誦習古訓猶夫古也顧士所資於古訓者異耳博誦詳說曉暢義趣以美其文詞則徃徃矣學之身心考正其踐履之實以自得其虛靈變化之理服之膺而弗失蓋亦有之乎附益已見輔行意說亦豈少哉蓋高朗者之言知性也曰真性無體真情無所故有作為

妄而無妄為真沉潛者之言明理也曰理散於物知涵諸心故真靜立本而聞見發知凡皆依良知以為功祖古訓以為言然各因其質之所近或失則內或失則外或淪於空寂而無用或流於知識而迷真非精一其心者惡能明辨似是於毫釐之間哉嘉靖丙午韶州府樂昌縣學成知府陳君某使來請記且曰願有以進諸士學初創自宋東去縣治千武而近山水迴復武溪橫亘龜峰扼其下流桂山後峙文峯前聳足稱勝地國朝洪武間始城樂昌而學在東城之外正德間峒徭騷動士弗寧厥宇徙學於北城之內湫隘喧囂恒病弗稱數十

年來文風湮鬱。數欲徙之舊弗果。陳君始至。縣教諭陳
某輩率諸生以請。君與其僚相地度役。請於撫。巡若督
學諸君。僉議胥協復舊為宜。乃以夏六月甲子。經始為
大成殿。為兩廡。為戟門。為櫺星門。為啓聖祠。為明倫堂。
為兩齋。為道義之門。為敬一亭。為諸生學舍。為教官居
室。煥然更新。而無侈於故費。取諸羨役。取諸傭踰月。而
工次第告成。是歲當大比。比士於新學。秋八月。上丁。秩
祭於新廟。咸欣欣色喜。謂風氣宣暢。人文將為昭焉。夫
學宮徙非其地。則知病之不憚勞力費財。擇所宜處。而
亟復之。舊學失其宗性。失其真。擇善而遷之。以反乎其
初。財力無所勞費。顧置之弗思。猶有待於人也。與哉。遷
學之說。曰嵩嶽降申。尼丘毓孔。固也。然孔子十五志學。
忘食忘憂。忘老之將至。稱無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
道。為好學。其達於知命耳。順從心不踰者。蓋在此而不
專在於彼也。天地真精。人鍾其秀。智水仁山。不遠於心。
良知至靈。萬物皆備。師友道立。古訓具在。某不佞。願聞
諸君子所以教。諸士子所以學。

集義堂記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
謂德。動不拂性。慊於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於克一。

百慮殊塗。克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至命。集義其至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其學直主於不動其心。而以義為不必屑屑者。若曰心不動而性定。長長白白。以至於善善惡惡。與物因應。吾何庸心焉。蓋告子自以其道為至。將以易天下。謂聖人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老安少懷。物各付物者。亦若此耳。而孟子不與也。夫聖人之盡性也。離義無心。離心無義。內外動靜。有無隱顯。通一無二。而告子則未免於二之大本。既

乖。其究是內非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二之為蔽。而其心之不動。自聖人視之。乃所謂無所事事。正焉而助之。長者其說之。近似惡。足以蓋其實之毫釐千里者。哉。當是時。佛未入於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諸相無性。緣生為幻。不假脩證。頓契真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之佛。學自告子。既萌之芽。而集義之訓。孟子所以直告子者。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懺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則惡得以其似是而

正他道之非也。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於深造，自得。非若耽耽於富貴爵祿，見利忘義，以性命為無益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為烈於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以為細，故而莫之辨者，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况徇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禍將何所不至耶？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洲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何白坡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為之閣，為中堂，為東西堂，皆東向，各有退息之室，有左右學舍，門塗午錯，會歸於一，繚以周垣。前為都門，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先生之意，無亦以佛宇廢為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為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於孟氏而徇利者，又昏瞽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反求其實乎？嗟夫！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禍尤烈於洪水猛獸，必無耽耽於富貴爵祿，而以性命為無益，不學為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惓惓乎。

林平泉贈言十八條

平泉林子之志於學也，邁往篤行，弗極弗已。予駑劣得

國陽南里先生遺著卷之四
林子而益壯。茲奉使而南。索予言別。嗟予何言哉。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良知無言而四端克焉。萬善達焉。故致知所以希天。知至而與天同德矣。林子其將求之言哉。雖然。相要以言而徵諸悠久。亦君子之道也。予惡能默於林子。然亦惡能有加於疇昔。相與常言者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人心之虛靈明瑩。性之德也。親民其蘊也。以親民之心。行親民之事。自家而國。放乎天下。無弗仁且愛焉。而明德昭著。無遠弗被。大人之所以為大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志乎其大而脩之自身。斯能克實而光輝。小之為志者。脩身則同。而其所脩者異。小人儒也已矣。

夫學。學為大人而已矣。大人以萬物為一體。非本二而故欲一之也。天性虛靈。應感無心。何人何我。何者。非一意動而我立。人已始相形為二。蓋生於有心之私。而非其虛靈之本然矣。致其虛。弗汨其靈。則視人休戚無不在已。故於身未嘗自有其善。於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然非悻悻焉以已先人。若將驅而納之也。脩善於身。相養以成而已。是故脩吾之愛以愛人。而人莫不勸於愛。脩吾之敬以敬人。而人莫不勸於敬。愛敬出乎身。而仁

義達之天下。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脩其身。是謂志尹之志。學顏之學。

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今以欣羨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自謂有志。然則說異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志士矣。而孔子猶以為未如之何者。何哉。故非知耻發憤學之不厭者。不足以言志。○脩身之要。致知而已矣。致知之實。格物而已矣。致知非增廣其知識之謂也。不欺其獨知。而內省常自慊焉。慊斯致矣。格物非泛觀已往。懸擬將來。而講說思索之者也。吾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感應酬酢之物。一循其良。

知之不可欺者。改非禮以復禮。節過中以就中。而無不各得其正焉。正斯格矣。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而能致。顏子不遠之復也。小人既厭然。自知其非。然日昏日放。卒淪於迷。復非其知有異也。掩不善而著其善。其所為未免於自欺而不足以自慊。梏之昏迷焉耳。然則知過弗改。知善弗遷者。迷復之道。猶之乎弗知也已。

性之靈明為知。知之聞見為識。執識為知者。誤影為形。舍踐履而言致知者。迷夢為寤。於明德也遠矣。然而言踐履者。或亦未離于識。則豈非志之弗篤。而虛浮積習。

之為深痼也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辨學問思辨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辨時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辨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一斯無外，二斯外。故謂多學而識為求之於外者，言乎未知致一之道，二而外之也。非良知之有內外也。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於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

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為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汨汨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知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湧為波，波平為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思索，豈足以了此。

已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於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於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知愛知敬。自赤子已然。大人者。達其赤子之愛敬於天下者也。故仁義不可勝用。今見人溺於不善而不思援之。是忍而弗之愛也。弗愛賊仁。謂人不足與為善。是慢而弗之敬也。弗敬賊義。故善與人同者。然後為愛敬之至。而盡仁義之道。不如是。而曰我能愛人。我能敬人者。色焉而已。貌焉而已。豈所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哉。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寒衣饑食。道也。免死而已者也。然情存免死。猶為悖道。而從欲。况擇善。恥惡情益甚矣。小人貪富貴。厭貧賤。日放於邪僻。而喪心賊性。此其根也。故古之立命。遂志者。不以歿壽。二其

心。歿壽猶忘之。而况衣食之美惡乎。

獨知一也。小人不慎。故有待而發。君子戒慎。故無時而不知。今於學。知所用力矣。然親師友。則惕離。則或少弛焉。無乃猶有所待。而異於慎獨者乎。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不以出門使民而少忽。不以大賓大祭而加嚴。是之謂無待於外。不如是。而能致其知者鮮矣。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也。脩善於身。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問辨其所學者也。外明誠而言博學。所學何事。學失其道。而問辨思索。孜孜不厭。雖依於

謨訓。然於身為已遠。謂之切已。近裏得乎。

學於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於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也。以講說為學者。以知識為獲。其於道德乎。何有。

獨樂不若與人樂。獨善不若與人為善。與人為善者。善與人同者也。貨色之好。與百姓同之。則為王道。身心之學。情存為我。則為悖德。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然非終日乾乾。致其良知。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惡足以與此。

○載籍者。已往之師友。師友者。見在之載籍。其用一也。

然人往往樂獨學於載籍。而不樂共學於朋友。可不察其故哉。朋友規切。則人已相形。情偽將無所容。而勝心為之牴牾。載籍則其人已往。或得緣附意見。而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於勝心。而

流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為末也哉。

贈陶仲良

誠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復其性者也。性具於心。其達於綱常倫理之間。無一念不真。無一事不實。無一物不體。無一處不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蓋其本體如此。故盡性者。則曲無不致。而致曲者。必性無不盡。安勉之間而已矣。是故念念必真。事事必實。物物必體。處處必到。細微曲折。必充周徧滿。然後為能致曲。而有誠。誠則具體而微。故形。形則微。而顯。故著。明明則渾融。脫落無方。無體。故動變化。積累之漸。雖非朝夕所致。然其造端立。

基非全體真實。不足以言具體。而亦無所用。其積累者矣。後之學者。鹵莽滅裂。斷續作輟。種種踈漏。缺失而瑣瑣於一端一節。以為致曲之功。如是。其於盡性也。不亦遠乎。而况徒求之聞見知識之末者也。陶子仲良。蓋不以聞見知識為悟。而以真實懇到為功者。遊太學。歸。請予教言。其友徐霈。劉陽輩。出軸請書。遂書以贈之。

贈呂和卿

和卿索予贈言。予告之曰。道不可湏臾離。故學不可湏臾離。請問其要。曰。致知。問致知之實。曰。格物。夫人之心。其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千變萬化。至不可窮。莫非知之

所為。故曰。萬物皆備於我。而人心之知。蓋形生神發。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其輕重緩急。是非取舍。莫不有自然之則。故曰。有物有則。物者。知之用。知者。物之則。一也。物循其則。之謂格物。無不足之謂致。循其則者。循其良知。而為之。各極其至焉者也。無不足者。無自欺。而恒自慊焉者也。物物循其知而為之。各極其至。則知無自欺。而無不滿足者矣。故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自天子至於庶人。自孩提至於成人。自厭然之小人。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莫不有物。莫不有知。莫不有格物致知之功。物不可湏臾離。知不可湏臾離。故格物致知之學。不可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四
頃史離和卿悚然曰。弟子乃今知良知。若是其廣大。致
知之功。若是其精微也。請服膺而勿失矣。和卿疏請侍
親南還。予方期助我。而遽有此別。惡得無拳拳乎。過蘭
谿。見唐思濟。出此商之。

書吳伯叙卷

先師陽明夫子講學于虔。發明靜專動直之旨。然聞其
教者。或各以其意為學。而未究見夫所謂真靜真動者。
人有本心。渾然天成。功利之欲不萌。得喪毀譽利害成
敗之見不作。好樂憂患忿懣恐懼之私不熾。其止如水。
其介如石。其應物也。行止疾徐如鼓舂枵。親疎厚薄

態曲折如孩提之語。咲非由經營。非由慕羨。是謂真靜
真動。是謂天德。君子終日乾乾乎此。是以廣大生焉。吳
子伯叙。昔在師門。最稱薦志。時或凝然端坐。若澄神內
顧然者。朋友疑其偏靜。比歲會諸南雍。則吳子已改其
舊轍。非復是內非外喜靜厭動者矣。夫真靜真動之學。
吳子其誠能終日乾乾矣乎。欲根不斷。則種種活潑。莫
非私智。其亦警懼於此矣乎。吳子歸書此贈之。因問訊
同志諸友。信以為何如也。

徐任夫贈言

三條

學莫大於主靜。非虛靜之謂也。無欲之謂真靜。聲色臭

味富貴聲利種種世情不作於意。故其止也廓然無體。其出之也根心生色。如草木之暢茂。如機緘之發不假造作。是謂動靜無心。凡動靜未能無心者。猶是聲色臭味富貴聲利之為礙也。正當洗濯蕩滌得所謂真靜而無靜之可得。方是真實安身立命處矣。○仁者萬物一體。與人無智愚賢不肖。是非美惡。同不同。相薰相磨。相取相受。同歸於善。是非同異之意。作則物我立。故擇可而同而不能大同。以善服人而不能取人為善。賊仁莫大焉。仁者人也不仁。則不入其端甚微。可不慎乎。道體無盡。心體無盡。故無所得。故學問無盡。古人親師

取友磨礪煅煉。耄期不厭。有以也。覺有得力處。則不見無盡。足以懈精進之志。滿虛受之心。道之害也。目翳微膜。則與重盲者等。重盲者知懼。能充養元氣。忍受金篦之刮。微膜者或忽焉。嗚呼。茲其可忽哉。

贈畢介卿 五條

畢介卿將奔其繼母之喪。還楚何國。琢高以達為之請。曰。介卿以聞教未久而別之遽也。誠懼夫日就頽惰而不自知。願奉一言以朝夕警發。常若師之或臨之者。二三子將亦與有聞焉。嗟。數子者可謂篤信好學者矣。因書以贈之。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飭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克實光輝明於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於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廓焉通天下為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悅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乎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酬酢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於物而無所欺故各極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不格斯知周於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弘則其從事於脩身者或未免為硜硜信果者也其究為小人儒也已矣

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悅則不私有已而心公矣以不欺其獨知為慊則無所作偽而意誠矣公以誠舜之徒也出於公必入於私出於誠必入於偽私以偽蹠之徒也舜蹠之分毫釐倏忽間不容髮故志不可湏臾不辨而獨知不可湏臾不慎蓋不忍以其身湏臾而為蹠也心不專志不致雖小數不能有成矧曰其克成於大人之學昔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無所不忘矣孔子既沒其徒依冢場而居者蓋三年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六年而後歸嗟夫非用志不分而其他或有所未能忘亦安能學而不厭若此也介卿居父母之喪前後廬墓者六年推此於學則專心致志之道得而誠立明通可馴致矣

道無窮盡無方體即以居喪論之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皆隨其力之所能以即乎其心之所安變動不居果有方耶然自七十以往以至於未斃之年隨其力之所能以即乎其心之所安皆有足以自致者果有窮耶君子於道知無方則形迹度数莫之能碍知無窮則謙虛受益惟日不足有非勉強以徇外而

為人者矣

書柯行可卷

長樂柯行可求見南野子而問學南野子與之言致良知之道行可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居頃之辭歸省出卷請書教言以為別後之警南野子曰子遽歸乎吾數為子言致良知之道子以為奚若行可曰時借已知之已信之南野子曰子自信其知致良知之道而信之也然吾未能知子誠信其良知而知所以致之也盍試為我言之行可於是自述其視聽言動之能由於禮也富貴貧賤之能安

其素也得喪榮辱之能不累也聞善見善之能樂從也
南野子默然良久曰子之言固自信其可以造於聖人
之道也然古之聖人見其所未能而不見其所能見其
德之未成業之未廣而汲汲焉求以進德而脩業今子
之言蓋德之成也而未及夫所以進其德者也蓋業之
廣也而未及夫所以脩其業者也無乃與聖人之心異
乎吾子志于學聖人之道而乃異於聖人之心則無乃
與聖人之學異乎然則子之所自信者無乃所當自疑
者乎行可憮然曰先生則何以教時偕南野子曰子自
信其心則無所用其學矣而人何所施其教子盍自疑
其有所未能也而後之學者有以為學而後人有以為
教矣雖然庸詎知斯言之非教子也耶行可再拜而言
曰時偕今乃知非矣曰知非者良知也格其非以復於
是者致良知也誠致其良知則凡是非善惡細微曲折
無不自見自脩而况其顯者乎遂書以復行可以為別
後之警

送魯伯慎令招遠四條

學以志為本而志不可不辨也古之人以明明德於天
下為志明德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德不忍人之心也克
其不忍人之心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以保乎四海光輝

昭著無遠弗達是謂明明德于天下志乎此則凡貪忿
伎忌驕吝鄙詐之私可以戕賊吾心者必洗濯蕩滌纖
毫不留念念如是而後可以言志故心無精純果確悠
久之實則雖有憤發激昂之氣未足謂之志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貪忿伎
忌驕吝鄙詐之私萌而善心始賊近之且不能而况能
仁民愛物乎然方其徇私長惡其獨知之微厭然不自
慊者固昭然而不可欺也君子之學慎其獨知滅私去
惡以長其本然之善而學其所不能故凡詩書研摩師
友講論皆所以辨別其公私善惡之端蓋省察克治之

心所不能自己者如療病而問藥行者而問途莫非實
事而非徒空言也故薦志好學則問無不切思無不近
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心之事猶為泛遠而况
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不切思之近不近當於志
之薦不薦者辨之

學者於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猶
能辨之至於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辨焉自欺耳
矣於人之隱過微惡猶憤然惡之至於吾身雖大且顯
者或未嘗惡也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
諸人察己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己者也察人之善

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已以自盡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為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為入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深淺不同未必能脫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德成乃能脫然無病則立心之始既以容留潛伏而未有拔本塞源之志將不終為自是好勝而已耶

九卦說贈蔡衡州

白石蔡子子木守衡州將行過南野子論九卦之義南野子曰夫德非踐履不進而履必謙以持之履也者非徒正行檢立事功脩飭於形器之末已也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性之德也慎其獨以致之立愛立敬達之天下斯用利而德日崇故踐履之於崇德如堂之有基矣夫謙非徒恂恂煦煦於容貌色詞已也以行檢事功為學者日積而加多故自視常有餘而其進易以怠

致知之學謹其精神心術之微日新而無窮故自視常
不足而其脩益以密故謙所以持踐履之志於不墜而
為之柄者也謙以持志志以正履而良知始復矣天地
之復也一陽初動浸浸而長克而至於六陽其機莫之
能禦誠故也人心之復也善端初動生生而不能已克
而至於五常百行其變化莫之能窮誠故也是謂天下
之大本本立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固而後能懲忿窒
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蓋良知既復則凡忿慾之
萌過失之遷如湯消冰如陽明之破陰翳異乎未復者
之懲窒遷改矣是故可以處困困剛拚也良知天德至

剛順逆通塞無所著於中雖頓挫拂鬱而不見其有所
謂頓挫拂鬱者故心不失其所亨非若中有所著者困
鬱之來內懷憤懣而奮志以勝之抑意以待之者也故
困可以辨德德立而後能達養人不窮如井勿幕良知
之達也達而無執過而不留旁行曲暢周於萬變無所
擇也而無不各盡其精微無所不入也而無不各得其
至善故曰巽德之制復之極功也良知未復意必未融
而隨事以求可因時而處宜多見其為機變之巧而已
矣大哉復乎天地之心見矣顏氏之子所以其殆庶幾
者非履而能謙惡足以與此夫履如足之踐踏自趾

至踵無寸膚不着於地夫謙如谷之虛而容如海之下而受故一念不實非履也不虛不下非謙也自賢非下也自是非虛也昔者孔子自謂道有未能而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故發憤至於忘食自賢乎執書稱舜之謙謂負罪引慝夔夔齋慄祇載以見瞽瞍自是乎哉舜與孔子猶若是而况困知勉行者履不必如孔謙不必如舜乃欲復其天地之心以造於巽制而不流其將能乎蔡子曰善哉履如孔謙如舜而良知不復者窻矣良知未復而能巽以制事不入於機變者亦窻矣吾安敢不勉且戒以無忘先生之言於是蔡子行遂書以

贈

師說贈趙子愈憲江西

孔子稱聽訟猶人必也使民無訟夫聖人不垂難能之訓不期難成之功非故為近易也道則然也然自今觀之民好訟而求勝至械手足刻肌膚幽囚折辱猶趨之不厭如是而求其無訟不亦遠且難乎聞古之為治者感人以心使人自畏其心後之為治者威人以法使人畏上之法畏法者法或玩而心肆故輕犯而倖勝於訟畏心者心恒惕而法守故重犯而恥以訟勝昔者虞芮之讓內知畏其心外耻勝於人文王西伯之化也人之言

曰文王之道高不可及猶天之不可升也嗟乎無亦不
考於古未既其實矣乎當戰國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者孟子之語之猶曰莫若師文王何則仁義之性未嘗
息滅者也豈今之人心滅仁絕義有甚於戰國者乎必
不然矣文王之大莫大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然亦非峻絕竒詭高世而不可學者也不自善故不見
殷之不善故能敬不自利故殷民強半為周而不有也
故能愛上能愛而下耻奪矣上能敬而下耻侮矣故曰
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以文王之心為心者也予觀詩之
稱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畔援歆羨者爭之端翼翼臨保
者無訟之本翼翼臨保之心生畔援歆羨之心息凡有
知有志者可以與能而謂不可階也不已誣乎震陽趙
子伯京由廷尉屬簡僉予江西憲事江西稱多訟而趙
子嘗從事於知本之學者藩臬司於今為方伯所轄郡
縣非虞芮鄰邦比也故予為說文王可師者如此徐觀
無訟之化云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四 終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四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五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 校訂

教語

聖門之學以德行為務纔涉訓詁便落第二義德行者
根心生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謂實體學者於此心
善利之間毋自欺而常自慊以致其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之實是謂實功自古聖賢反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
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為影響正欲使人因影
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去形聲

愈遠矣

天之真精聚而成人人之真精變化而出萬事此中豈容撓和得

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心體本是如此未能充實必無光輝分毫假借不得

孔子之德皜皜難尚然而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其洗滌煅煉豈一朝一夕之故雖其精一之功非夷所及然而助發精采取諸人者亦多矣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為發憤以談說為問辯以億度為思睿以把捉為躬行與真志作用迥隔千層

立志雖淺近語却是真實根脚稻種結稻稗種結稗假托不得

志即良知精明堅確之體立志即致知精明堅確之功學問思辯已百已千只在此毫釐間精純於此有立自然神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不然則種種講究種種脩飾叅徃稽來准今酌古只成得曉了時務調停世故底人不可與入道也

良知之靈於義利公私誠偽分毫不可欺蔽無功利之心則通體是義出義則入利矣一體萬物則通體是公

出公則入私矣不失赤子之心則通體是誠稍有起作
即入於偽矣大端既明則禍福利害莫之能二二則間
不二則無間

致知之說近來講論益詳然見解不可以為真知揣料
不可以為實際一切俗情斬截不淨良知未到圓融瑩
徹未能自快自足而徒於一事之間一隙之明以為格
物致知其為自欺大矣

君子之心不為順遷不為逆移不為難沮不為易肆惟
自己真誠惻怛之心未充滿處日求充滿未精純處日
求精純少有順逆難易之見即未免流入彌縫粉飾

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溺今之溺人者莫大於美文詞崇
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塞不異深山之野
人文王之所以為文純亦不已故君子貴乎道也又曰
離群之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故知所貴
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取友
心有等殺者天之理意生分別者人之欲人欲淨盡然
後天理流行寂然不動然後能通天下之故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己未有
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
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

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君子之學莫大於立誠凡榮辱得喪之交錯乎外而感
乎其中者如水入湯如雲過虛堅凝靜定無所妄動然
後為能誠

有志之士講習既久似頗有以見解為實際者尋常談
說道理非不了了至於當機對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
得觀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稍作障礙也哉

昔者曾子之戒懼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
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失命故不待強其心
以戒懼而自有不容已者志切故也今學者視其心之

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則其從事於戒懼亦未
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
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不切故也凡今從事於學而不
能日新只可責志志微且眇而分奪之者甚大且衆蓋
有浸漬攙和而不自知者

人心良知誠不可昧鼓舞作興亦不在急惟出之以誠
直從精神心術幹旋轉移優游涵泳久自得益因思前
此虛談泛說自己未有道學自脩恟慄威儀之實而徒
以意氣語言動人使有志者習高談而驚外無志者疑
實行而生厭誤已誤人罪不可逭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
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
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學無頃漸慎獨為要根無上下善反為良

或問日用應接講求有不到處便不能免於悔尤其間
亦無私意亦無客氣如何不能中道先生曰悔有二有
悔其心之不善者有悔其行之不得者悔其行之不得
者又有二有察見其非心者有留情於順逆者此人心
道心之分也夫君子誠致其知而不已則凡當講者良
知自不能不講也講求未到者良知自不能已也凡當

講而不講當講求其至而不講求其至即此一念已是
怠意已是忽心已是自是自足之蔽其為私意客氣莫
大焉其可悔者蓋在於此而不在於行之不得也凡此
只是不真實致良知之故實致其知無此悔矣若謂既
無私意亦無客氣而猶未能中道竊以為無是理也是
殆比擬於形迹也是殆留情於順逆也夫實致其知而
無私意客氣則中道矣如是而行有不得無可悔也如
是而悔則將違良知以千百姓之譽此後世求可求成
之私也然未有致良知而行有不得行有不得要之良
知未致耳

好善不擇小恕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人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
私意一齊放下則良心流行不息矣學與思即是一齊放下的工夫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若善用之即是情順萬事而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之說苟不善用即流於猖狂自恣故君子之學要其所以用力者何如言語不足泥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是睹聞思為一循其良知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用功精密自見非言說之所能盡

格致誠正即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慎於心上用功
慎於心即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好惡是心之所有作好惡是心之所無所謂如鏡之照妍媸者得之鏡照物必有影影着在鏡上則鏡不明矣
用功克治即是行其所無事

吾人只是為道之志不切若為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為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沉密謙虛最學者對病之藥致知固是大頭腦然常提

省此意尤覺得力

朋友互相規切須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為善道

扞格外物亦是聖門別派但恐為此說者尚多意見想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悟自然覺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籠統關漏終不足以盡性也朋友好立論者且可默然相與薰蒸磨礪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祇恐成口說耳

吾輩幸賴師訓知學之方然此事須從冷澹寂寞中磨煉蕩滌一番俗情欲根消拔都盡乃有真意發動乃有生不生之機

近日同志往往以為善去惡無聲無臭二語各執所見以為捷徑積累之別鄙意人心着不得一毫意必惟念念為善去惡而已矣雖念念為善去惡然本無意必之可着也何嘗不徑捷何嘗不積累

今之俗情世態雖未必盡是然究其本亦人道之常即如事上接下送往迎來於官政最為末務然道亦不外乎是諺云獅子捉兔用全力捉象亦用全力獅子之力不擇於兔象君子之心無間於事之大小一盡百盡一虧百虧洒掃應對上便到聖人事

精神須用完固功夫須是嚴密近日有志之士亦有於

世情上調停得無病痛時調上補湊得無缺漏亦能有
益於民然只是調停世情補湊時調的心亦即是調停
補湊的學問此中多少漏泄多少放過湏是以真誠惻
怛之心行真誠惻怛之政然後能內省不疚
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脚根下檢點將從前種種世味
濃處冷淡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時心地本自平易真實
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徒自受累

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
立種種脩為盡是勝心浮氣私智小慧
意外之厄君子所不免惟不易其志則反身內省莫非

進德之地傳稱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自外也處險而
說者也說非有假於物吾心不自欺而獨知常慊焉所
謂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周子以無欲為靜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
於寡欲故聖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靜亦知動亦知靜
亦慎動亦慎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也

程子謂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心如赤子乃能
漸近方有更進步處未能如赤子之初則雖有契悟終
涉意見安排去實際益遠反作良知障礙矣

吾黨為學湏要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真切篤實而日

就身心感應處物物格之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永不欺其自知之明而常自慊然後能止於至善後進喜脫畧而惡拘檢只是未嘗實有此志或粗有志而撓以意氣認為真志志既不實則其以妄念為真乃是自迷自悞○古人之論齊家曰宜兄宜弟論治國亦曰宜民宜人其論人情曰嗇我則仇其論嗇則曰剛而無嗇曰善戲譁而不為嗇然則必以處家人之心處國人而後能得其宜之之道必不過用其剛雖辭色之間如戲譁之可以傷人者亦在所必察然後為能無嗇人之身心自朝至暮視聽言動之感應喜怒好惡之醇

酢或作或止無非事物然念有善不善故事物有格不格而獨知昭然不可欺也君子身心之學於凡事事物物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做得恰好到極處以自慊於其獨知方是格物致知方是誠意如此則事上使民錢穀訟獄無非實學

有病為政尚嚴者先生曰人心縱弛之久非加繩檢雖有惠政終不得行古之人以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為嚴之過至如信賞必罰雖堯舜舍此難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嚴與寬皆仁之用○成已成物原是一事學於己者不厭即是不倦之誨故

孔子云無行不與良知彼此完具欺慊之幾人所易知
易能精專在我則人自應之將有不言而信者此謂以
身教者從也

學者勝心與真志相為消長志真則自能見過內訟真
見良知之無窮無體無二無我自不至求勝亦自無勝
可求第真志未易言耳

合本體方是功夫用功夫即是本體良知本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初學如此深
造亦如此本無二也生熟之間而已矣
冗劇照管不到只是不照管未有照管而不到者念念

能照即是念念皆知即是本體炯然此功夫無間動靜
非靜時體驗得成片段了冗劇自然得用也浮念只是
染着若謂浮念飛過覺得不相染着是二物矣又謂良
又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參入者覺察克去又得
明淨却似有箇明淨的本體又起善念又參雜念是三
物矣此雖語意未瑩小疵然於精一之旨未免有毫釐
未徹不可不察也功夫未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
此真實不誑語
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自
慎之為難也

今世學不明於天下人人以為閒談異論苟有志於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於心上用功終當一
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於海蓋海本
無外水無異歸也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樂也曰富貴之徒艱然矣此
良知也然而非知之艱致知為艱故曰功崇惟志志者
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孟子曰為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之謂失其本心
是故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必不以三
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矣此謂知本

良知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
愛護之也見人之不善若疾痛在躬而撫摩之也有善
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於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
足之行而取決於目也豈有妬善嫉惡矜能耻負之意
哉故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於善然後
為致其知

師友離索功夫踈繆私邪剝不盡便起種種作用總
非真體精神活潑盡是浮心習氣依附知見自謂圓通
順應而不知所喪多矣當盡削知解再復渾淪庶幾可
望克實耳

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躋斯民於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為慮也

有苗負固益贊禹以謙受而道舜之事夫舜何罪可引何慝可負以為毫髮有所未盡猶可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後世喋血禁庭之慘蓋謙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

精神滲漏意氣發揚則不得歸一沉着有欲罷不能之勢千頃之水漫流滿地則悠揚散渙歸之一渠可以轉石此致一之驗也

君子隨其所至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故弦歌簿書催科鞭朴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判為兩途便未免涉於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忍或失則踈或失則迂皆意必為之蔽也

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之初種種毀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愕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致遠

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然

後為龍德未至乎此遽可自欺自誑以為能見能躍者耶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着處於此有得則融化痕迹削磨觚稜內不失已外足以同人庶幾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矣

卜葬之暇不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忘哀營私者不同蓋心體一差哀痛未必中節凡所以用其情者必多所缺漏古人所以居喪而讀禮也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於太過不及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為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以義制事古人格物之實學然必本諸良知之所慎而不以一毫自欺然後可以言義

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志不立則因循鹵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至者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良知心之神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良知為二不能合一矣

良知不待點檢而有而點檢即良知之用一不點檢即不用其良知矣大學言致知正欲學者時時點檢勿欺

其獨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此也
吾輩未能如顏子之知正坐因循將就不能點檢耳
有謂良知之學近日講得甚明但覺致字無下落者先
生日致字無下落即是良知講得未明良知果明致字
即不容無下落矣

親戚不責善全恩也朋友相責以善行義也然古之責
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於善今之責善者是已
而非人故與人俱陷於惡

耐者忍也勤勞困苦拂亂湮鬱無不能忍者也耐之品
有二其義亦有二志於功利者忍人所難然後才通慮
精可以成其私志於道者忍人所難然後志堅仁熟可
以成其德是謂二品以志耐者有動於外必剛制其中
境隨事遷吾志不撓焉以道耐者物無所好中不為之
動境隨事遷吾心無與焉是謂二義

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榮
忠信而鄙詐佞崇恭敬而耻傲惰尚孝慈而羞狠戾其
見之行事得其所好而所惡者不加乎其身則其心泰
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心歉然厭然
矣夫良知本明也而至於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
免於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然則雖小人之良知

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者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慎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充其所惡而勿施於人改其所歎而求快於己明之之功也及其至查滓渾化明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於外哉多文足以喪志多財足以損志二者德之害也君子質直以養心志乃寧澹泊以養神智乃明養而無害德乃大人之言曰文無溺焉而已矣財無貪焉而已矣志道之士皆曰貪與溺我無是也夫欲不必沉溺只有所自便是欲明道自謂無田獵之好所以十二年而猶未

也可不慎歟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良心人所固有孰為無諸已者耶本有也動於欲而亡之若無矣亡非實亡也水動為波而水體失焉耳既亡矣不動於欲而復存焉若有矣存非始存也波澄為水而水體復焉耳感物者為耳目口鼻物之感者為聲色臭味動者以此不動者以此動不動之間志其樞乎故學莫先於定志天地之道不一則不能繼一繼則不足以成性人心之善不一則亦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盡性故君子定志以致一時敏以持久二三其志或作或輟欲與天地合

德難執

學力有覺誠為難得從此日就自己知得善不善處毫髮不肯自欺遷善改過懲忿窒慾自然日進高明矣人惟不見未形之禍故亢而有悔智者不窮忿以及身仁者不固敵以危已

莊生齊物亦近吾儒見大心泰之旨惟其縱恣脫畧不知致知格物之實故未免於有蔽而後之用其說者或生於憤激而假以自寬或取諸見解而非其自得則亦未足以窺莊生之至

一切真此雖佛氏語然聖學亦不能外也志向真偽毫釐之際精一不二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不在我種種外慕只是不真一真則萬偽消除矣

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用惟狗世者脩之以成能狗道者脩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遜世可與遜世者非世所囿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化孔顏所以為百世師者忘名世之心成遜世之德而已矣雖然志易惑而難定習易溺而難拔狗世易群而嚶嚶然曰古之人者難獨立也

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

質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及復曰習本末一原者也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性習而善惡分習與性成而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故無不善者性之常習而後有不善則逆其常者也然為善斯慚不善斯不慚蓋根諸心而不可欺者未始易乎其常孔子言性近習遠以至於上智下愚此本末始終之別也孟子承之謂善端為固有謂得之失之由於求舍謂倍蓰而無筭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後人又推所未備將以輔行其說乃以善歸性以不善歸氣質則信辨矣然氣之冲和偏勝也質之剛柔明暗也本天命之流行凝聚繼善而成性者也故曰性相近言其成性小異而皆善也有不善則判然如寒暑晝夜不特習而已相遠矣故不善者習之所成非氣質之本然孟子所謂弗思弗求者也故又不可不慎其所習

以上書序雜著節語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

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心乃不為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

想像論說無益也

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可不察
君子之道欲行高遠先自卑近知微知顯然後可以入
德非精一之至不足以與此

凡事奇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為難能也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既深克治倍難矣

程子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試自
體驗如何乃能廓然者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
十分周密無罅可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
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

富始得浮文虛禮不足用也

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淨真心未得透
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
無真實根脚可剗定得安望其有成也

曉曉揭揭辯已之是折人之非此謂以善服人人未有
能服者然非真實從事於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
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於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
口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已之見自是學者病
痛惟聖人為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恂恂似不能言者
得失但當付之命凡事當自察其志志於富貴而處之

以道終不若以道為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
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
何哉此強恕而行之道

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

凡惟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
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即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
○凡有情於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
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容之道

士夫朋友以愛憎為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
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惟一人

尚不能必人之不惟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
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
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古人所謂人倫之至者其實在此
非此心精一無自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真實義理自見苟
以富貴為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為俗人
之巧於趨避者耳不可不察也

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為心諂以希合為心因
謙獻諂固是假公濟私惡諂志謙不亦因噎廢食乎
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

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了得真心自能處已處人無不當可自能湏臾不離
甘忍恬淡寂寞非必強為於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
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猶不免為俗人古之
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者將終身必曰遁世不見知而
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袵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
居之而不染亦不失其為恬淡寂寞者也

富貴氣習吾輩耳濡目染漸亦漸習其中泥淖中拔起
脚根亦湏就平地頓放

君子之學喜怒憂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如止水介石
則意動情勝不能行於妻子

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尊長
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遽喜因人而
遽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
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

用智未必知人立誠乃能不惑

擇友湏勝已然勝已之友亦自難親吾在此每遇諸兄
真實箴砭始知取善之難非反身脩德之志切未易言
也到得志切處同行莫非我師雖與鄉人處告善規過

者亦不少矣

刊落浮華真實乃見消融客氣良心自妙此語不可忽也
○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湏以為己任未可草草於世俗
中支撐補湊粉飾得過便謂作得箇人試仰頭一看前
輩多少豪傑豈是吾輩這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豪傑豈
不將吾輩作唾核相待尋思到此今日所作種種氣槩
無纖毫着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矣此不可以意
氣激作湏貼底真心蹉踏實地乃有出頭處不然終身
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淨潔也 以上家書節語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五終



程